

蘇
聯
見
聞
記

(轉載「紐約時報」)

美國新聞處編印

一九四八・中國

傑羅·彌特爾敦作

蘇聯見聞記

(轉載「紐約時報」)

美國新聞處編印

一九四八·中國

前言

本書內載「紐約時報」記者傑羅·彌特爾敦所作連貫性文章多篇，彼等均係渠留居倫敦時根據渠於駐蘇時所得材料寫成。一九四七年渠獲假離蘇，從此即被拒再度入境。

Foreword

This pamphlet contains a series of articles by Drew Middleton, New York Times correspondent, who wrote them in London from notes he made while assigned in Moscow. When Middleton left Moscow for a vacation in 1947 he was denied a reentry permit.

以目下蘇聯的工業，農業，各種建設及民氣而論，至少在十五年內她不能發動侵略性的戰爭。有許多理由使美國人民時時注意着蘇聯的龐大力量，但是，蘇聯可能立即發動軍事侵略並不是其中的理由之一。表面上看來，蘇聯的陸軍和裝甲部隊威脅地擺在我們的眼前，但是看穿了內幕以後，我深信在最近的十年內，她不敢惹起現代化的戰爭，與美國抗衡。

蘇聯的共黨在國內或向國外的宣傳，都把他們的國家描寫成現代技術化和社會正義化的仙境，但是較之事實的真相却差得很遠。各種族和人民還忍受着歷次戰爭毀壞所遺留下來的痛苦。所謂工業，農業及社會機構的一切措施，也不過是指冬瓜畫葫蘆的一套把戲罷了。

以蘇聯與美國的競爭而論，她的本身就受着其嚴格制度的阻礙。人力的充裕，土地的肥沃及資源的豐富，一切都被共產極權政治的失敗糟塌了，使人民的精力白費。它壓制着個人的自覺，以正統派的政治效率為光榮，並把人力消耗於軍隊中，同時又採取官僚政治及不合經濟原則的奴化勞工計劃。爲了這種種原因目前蘇聯的政治制度，並不適合她的社會。社會是需要發展的，因此，它欺騙了社會。

蘇聯的工業和農業雖然是在發展中，但是它進展的程度，較之人民的需要和國內經濟的形勢，相當遲鈍。此實由于極權制度下警察政治的特性所致。

在未詳細討論蘇聯的社會以前，讓我們把蘇聯卅一年（一九一七——一九四八）來的社會生活作一次廣泛的觀察。那麼，我們便可以知道它是一種剛從戰爭的恐怖中恢復過來的社會。

蘇外長莫洛托夫及其他的蘇聯領袖們常常強調着戰爭的損失，但是，他們演講的結果却得到相反的效力。尤其是當他們彈着哀鳴的老調，而以此作爲在國際上得不着公平的待遇的藉口時，人民一聞及「戰爭的損失」就覺得厭倦極了。

雖然毀壞和建設是蘇聯的二十大問題。據史達林元帥的估計謂：曾被德軍佔領的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共和國，須至一九五

五年以後，始能恢復一九四〇年時的繁榮。但是在這次戰爭中，蘇聯的死傷達七百萬，其中的工程師、技術員、監工及工廠的經理何日始能補充，尙無人能加以估計。

蘇聯戰後的建設很是遲鈍。一九四六年時德軍退出了頓尼茲流域已閱三年。那時，該流域的許多城市的情況還好像德軍撤退後第三天的情形一樣。蘇聯戰後建設遲鈍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這種遲鈍却是助長蘇聯今日經濟弱點的主要因素。

從心理上的觀點看來，對工作麻木與無能已成了蘇聯的工人的藉口了。他們說：「戰前的一切都是好的，戰爭使我們到這樣的境地！」

蘇聯工業的真相與共黨宣傳家誇張的圖畫正如一幕滑稽的話劇。丑角利用黑色原紙板製成一部機動自行車的半面模型放在舞台上。當前幕初啓時，一人站在車旁，襯托得這個模型畢肖一部完美的機動自行車。但是當它轉動的時候，丑角却在後面騎着一部腳踏車，一不小心，這西洋鏡便被觀眾揭穿了。

在未被戰爭蹂躪的許多地方，今日蘇聯的工業仍是零亂的，參差不齊的。交通工具甚不充足，且操勞過度。儘管她的宣傳在嚷着：「烏拉爾區的生產頻頻增加！」「頓尼茲流域迅速復員」；然而據國外可靠的消息謂：一九四七年蘇聯出產的鋼約一千五百萬噸，較是年英國的產量約多一百五十萬噸。總之她的鋼和煤的生產趕不上其預定的數量。

鋼的產量不足供其國內的需求，為數甚鉅。蘇當局正向國外購買鐵軌，且正設法購入鋼管的設備為煉油之用。

蘇聯的煤，鐵在一九四六年及一九四七年的上半年中，每人平均的產額銳減。嗣後如不能以充份的消費品給與工人，鼓勵彼等勤奮工作及延長工作時間，則生產狀況，仍將繼續地江河日下。

讓我們把蘇聯的工人及其問題，作一詳細的觀察，因為現在我們可以這樣說：「蘇聯工業的恢復，尙遙遙無期。而恢復工人的繁榮則反是。」

蘇聯銳意振興工業已閱卅年，但是就大體言，她還是一個農業國家。她今日遭遇的問題與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九年的毫無二致。即如何利用肥沃的土地來支持新工業的發展。

這裏我們又碰到每次戰爭後重演的問題，即工業界工人之缺乏。農莊是勞力主要的來源，但是，若不將驅農為工的機械

供給農民，則彼等不易僱用。

在收復區的農業，復員得很慢。甚至有許多在白俄羅斯及烏克蘭的耕地，去年（一九四七）還運用着以手代農具的耕種方式。

蘇聯的農業，有些是利用科學方法去耕種的，更有些是因為科學化的耕具破壞了，而以動作遲慢的牽引車來耕種的。這些耕地，每畝平均的收穫較豐，然而，這些收穫較豐的產量，都用在西伯利亞為開發廣大農場而消費了。就一般情形而論，農業在蘇聯的經濟上，可算是較為有希望的一面。

蘇聯廢止計口授糧制度的用意，與「自由經濟」的意義不同。蓋蘇政府把一切農產「由農莊運至配給所再行發給人民」的運輸加以統制，為期已久，故另一方式的計口授糧制度，將再產生。茲舉莫斯科及基輔兩城市為例。在去年（一九四七）的最後一週及本年一九四八的第一週期間，該兩城市的人民，從前領到的食糧配給券，業已取銷了。但是，他們還可以從商店裏領到許多配給的牛油和麵包。

共產黨的宣傳家們偏要使人們相信：「二萬萬的蘇聯人民在團結着，快樂地為生活而奮鬥」；「蘇聯的人民是不會疑惑的，富有無畏精神的」。他們愉快地，真誠地接受政府領導。「假如這些宣傳都是事實的話，為什麼蘇聯的內政部還要保留着二十個師團武裝整齊的警衛軍，來維持社會的安寧和西伯利亞的集中營裏還拘押着一千萬衆的蘇聯人民？

所謂幸福的社會裏，逐日必須舉行檢查。這些事實，除了共黨及其盲從者之外，都會使任何人深信蘇維埃政權對於革除弊政，還沒有成功，而且這些弊政，還遺存在資本主義社會裏。

蘇聯的內政部因發現國內營私舞弊，賄賂公行者比比皆是，曾舉行一次掃蕩弊政的運動。由此影響，她的工業組織至今還是動搖的。同時政府還產生出一個制裁的機關，專門從事於掃蕩集體農場組織中的弊政。

在蘇聯國內，農工業產量的虛報數字，觸目皆是，因為這些偽造的數字，常與百分數發生矛盾，故政府進行一種新的措施時，必須加以密慎的考慮。蘇聯的一切統計數字常不準確，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這不是因為受了虛報的影響，而是因為在一個極權國家裏，一切的統計，如工業生產數字，都用作對內和對外宣傳的好資料。

五年計劃下的蘇聯人民，並沒有達到其目標中的境地。他們吃的，穿的都很可憐。房屋的缺乏是最令人傷感的事。在戰爭及戰後接踵而來的荒年中，他們的奮鬥，把他們天賦的活力都耗盡了。結果，他們對於宣傳的反應，及生產的技能都變得遲鈍了。

「加速穀物的耕種」；「加強煤產速度」；「讓工人們增加鞋的產量」，報端上諸如此類的標題很多。文章の後頭，却現出神經病的症候，強調不滿資本主義的工業。同時，又哀求工人們努力生產，以符其宣傳品上的生產數字。

所謂「自動的請願」即自號為優秀份子的工人，致書史達林元帥，保證食糧，煤炭及木材產量的增加，但是，結果亦不發生效率。各地黨部的首領則高聲疾呼；輿論則要求更多的這個和那個；而史達林則不顧一切地蠻幹。他對於這些宣傳和呼籲是很滿意的。

蘇聯的人民對共產主義的經濟措施，會感到失望和不滿。但是，對於個人自由的剝奪，却麻木了。其原因有二：

(一)蘇聯人民從不以自由為生活上的主要因素，只有一些老黨員，他們在革命時代，曾為國家的自由而結黨死戰的，是屬於例外。

(二)蘇聯卅年來的宣傳制度，完全控制了一切通訊的方法。一般的人民只聽過人家對他們說：他們也享受着自由的權利。因國外的消息和事實幾無法得到，所以革命後長成的蘇聯兒女，只有盲從宣傳家所叫囂的保證。在另一方面，關於衣食，住，行的缺乏，尤其是住的問題的咆哮，遍地皆是。

在蘇聯大選的期間，莫斯科有一個詼諧的笑話，足以表示人民對一切的不滿。即當政府舉行政務會議的時候，一位老人傳說會這樣發問道：「我們的社會主義，現在是成功了呢？還是把事情弄得更糟了呢？」

有些蘇聯的人民是有政治的覺悟的，但是，在這個嚴密統治思想，言論和行動的國度裏，有政治覺悟的人實在是少之又少。更有一批覺悟過來的人，不滿現狀的人們，他們的覺悟與不滿，並不是因為國家的制度，使他們的精神忍受着無限痛苦，而是為了他們參加革命時，所應得到的利益——權勢和威望——太微薄。

當一九一七年時（俄國革命）曾抱着無限的希望，為新世界效命的人們，現在也和大眾一樣地覺得傷感和失望。據其中

的一位說：「從前我們這樣地想，我們已建立了一座天堂給與人民，可是現在，我們却發現它是一所地獄」。

二

蘇聯自實行共產主義以後，冊載於茲。人民一般的生活程度，較西歐者爲低。共黨們還吹牛說他們的收穫是「自由」和「豐富」。其實是毫無所得。所謂「自由」，就是人家告訴你做什麼，你就得做什麼。所謂「豐富」，也不過是屬於少數人的罷了。因此，經濟和社會的不平等，便蓬勃地發展着。生活程度在今日的蘇聯，較諸一九一七年的，雖已有所增進，但是，在別的國家裏，與蘇聯同一出發點的改良，却長足邁進。且不致使其國民，遭遇殘酷的犧牲。由于官僚政治的肆虐，祕密警察的遍處搜查，衣食的經常缺乏和房屋的簡陋，蘇聯的一般人民，都陷于如此的境地。這種境地，殊難與西歐一般人的命運相比擬。人民和「無階級社會」中的上層階級，在彼此的命運之間，將畫上一條區別的界線。後者是使蘇聯的經濟退化的，因其生活之優裕，不亞于戰前的納粹官僚。

蘇政府正以毒辣的手段，施行着一種廣泛的運動。藉使一般人民，深信他們的生活，較西歐工人更優裕。這種運動雖得到一些成功；然而，却不能阻人民對經濟情況作不斷的咆哮。

戰爭的結束，加上了這種怨聲。前綫歸來的士兵們，都盛傳維也納工廠裏工人和波美倫（Pomerania）農人的繁榮。這些兵士的描述，並沒有得到絕大的效果，好像西方的一個樂觀者所透露的。於是，一種祕密的反宣傳組織，便在蘇聯的軍隊裏和民衆中產生出來。在任何的情況下，都有英勇的士兵起來與祕密警察反抗，和盛讚國外的繁榮。

今天，每一個蘇聯人民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住的問題。蘇政府雖有許多重建戰災區域——如敖得薩，基輔，明斯克，及史達林格勒的計劃，及莫斯科，列寧格勒和烏拉區新工業區的新建設計劃。但是戰爭的結束，已閱二年，而建設的表現，却很遲鈍。在未被德軍蹂躪的區域裏，人民所住的房屋，是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一年間建築的平房和破爛的田舍，或卅年前所建的木屋。因爲人民必需的工業產品，出產得很慢，故一切的建設，也就遲緩下來。鋼鐵木材，土敏土，三合土及磚塊等，

自一九四五年以來，每一個時期的出產實額，都趕不上預期的出產數量。

史達林格勒一城的百份之九十都被戰事毀壞了。一九四六年，該地工廠一年所產的土磚，爲數僅二百萬塊，約等于需求總量的十分之一。結果便形成了屋少人多，擠擁在平房內的一個房間裏，或單間的茅舍內。茲以莫斯科爲例。莫斯科的居民，有的是六個家庭同居在平房的六個房間裏，沐浴和炊爨的地方都是公用的。

如此的情況，在西歐有之，即美國亦間而有之。它們的人民所以能忍受的，蓋他們擁有自由的權力來抗議，或推翻那些設法改善如此情況的無能政府。可憐的蘇聯人民，却沒有得到這種自由的權利。

記得有一次，我訪問道過一位較爲富裕的工人。他住在莫斯科的郊外。他的房屋，看起來，好像一個巨大的行李箱。它並不是建在街市裏，而是在耕地的中心。在那房子的四周，若不踏雪而行，自己開闢一條雪徑，則無出入的通路。這片雪圍的外邊，散佈着許多其他的房屋。

在這房屋的內邊，那又濕又滑的鐵樓梯，簡直看不見任何照明體發出來的光明。地板和牆壁都很骯髒。樓梯上邊的窗玻璃已失落了。現在却用木板來代替。每一個房間內，則住着四五個甚至六個不同家庭的人。

我認識一位外國人。他的僕人有一個患了肺病的孩子。這孩子暫時住在家裏，診病時則到醫務所去，後來因爲他母親無法養活他，只得把他送回學校去。我的一位女友對她說：這孩子的病，會傳染別的孩子。

「啊！太太」她回答「沒關係！大多數的孩子，都是已經染上了這種病的。」

幾度訪問各個集體農場之後，只有一次，得見一個家庭，有着一間以上的住所。無論如何，生活在鄉村較諸城市，總是衛生得多的。

較居住稍爲次要的問題，便是食糧。目下蘇聯的人民，常有饕餮不繼之憂。由於食糧憑券配給制度之廢除，糧慌的嚴重始稍輕減。然而商店的老板，又拒絕出售超過每人應得的數量，故另一方式的配給制度又將繼續存在了。

在食糧配給時期，因爲食糧供給的缺乏，或配給券額面的數量大低，蘇聯的老百姓們，都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地藉黑麵包，馬鈴薯，或有時偶然得到的魚來苟延他的生命。

爲什麼蘇聯全國的生產量都一般的降低？研究這問題的人，只要在飲食方面一想，就可以發現其中的一個理由。因爲蘇聯今日全國的人民；只有千百萬分之一是吃得合乎標準的。

如目前的食糧分配問題能獲解決，當商店「配給制度」結束的時候，工人們，爲增加收入，多買一些東西，也許會更勤奮地工作。這樣一來對於增加全國的生產量，在適當的時期內將必有新貢獻。

在今日的世界裏，階級間最顯明的界線，莫過於日常的飲食。有一天晚上，史達林元帥設宴招待英軍總司令蒙哥馬利，其盛筵之豐，盡是美酒佳餚，山珍海錯。（菜單上有魚湯，炸黃鱔，燒羊肉，烤火雞，烤鷄，烤鵪鶉，咖啡，餅乾，鮮菓，牛油，蛋，各式凍品，香檳，紅酒，白酒等）。

大概就是在史達林元帥大宴蒙哥馬利的那一年，我看見兩個婦人，因營養不足，昏倒於地道中。我又看見巡邏莫斯科大街的警察，把行乞的農婦，驅入地道裏去。

在東部的新工業區裏，生活的情況，較莫斯科的更糟。下面是一封從該區寄來的信。茲把它摘錄下來。作者是受過良好訓練的工人，在一所新建立的重要工廠中工作。

「我們住在一所很長的建築物裏。它一半兒是防空洞，一半兒是穀倉。同住的有六十人。我們大夥兒睡覺的地方，是木製的壁床。這許多相連的壁床，是不分彼疆此界的。我們每十天洗澡一次。每一次只容許一半的人數同浴。因此，跳蚤的自由是無法控制的。我回到防空洞裏，稍事打掃，便睡覺去。睡在我前面的，就是一位那天沒有洗澡的人。次晨，我的小夥伴都回來了。」

「他們是爲我們建造宿舍的，可是工作的表現並不很快。」

「工廠裏是很冷的，因爲它是戰時的建築物。氣管和窗戶的設置都不妥當。雪片紛紛飛入，鋪在地板上。因此，附近窗戶的地方，都很冰滑。工場門口的門板，竟不翼而飛。聽說，盜兒把它偷去了。我們很賣氣力地做工，以藉保持身體的溫暖。這也許是一個很好的見解。」

信中所述的工人，並不是罪犯。事實上，工人也不會被判刑罰。因爲共黨們可以力辯說：在一個與蘇聯前途關係重大的

區域裏，工廠的工人是光榮的。

外國人感到最可笑的，就是蘇聯的人民，固執地認為蘇聯的文化，是登峯造極的。關於這一點也許是宣傳家吹牛得太過火了。蘇聯再三說明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和它比較的。但是這些說明並不產生在未來的長期奮鬥中所需的心理學。

這種夜郎自大的態度，最標準的例證，乃一位蘇聯外交家的太太說話。在一天晚上的宴會裏，她的伴侶，滔滔不絕地說論動物園裏的野獸。她說：「莫斯科的動物園裏，有一頭巨象。」她的伴侶回答道：「在這嚴寒的天氣裏，巨象一定不會快樂的。」

「恰恰相反」，她向他保證，「聽說莫斯科動物園的巨象，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個。」

蘇聯宣傳家所描寫的蘇聯情形，與事實不同之點，茲舉醫院的內容，為其最好的例證：在莫斯科及其他地方，我會訪問過的醫院，計有七所。關於整潔，設備和治療，它們都比不上西歐的二等醫院。因此，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蘇聯的醫藥和治療，在理論方面，已達到頗高的水準。然而，在實際方面却不然了。

或曰，「那些醫院的所在地，三十年前，還是人烟絕跡之境」。這辯論是對的。可是，共黨們的辯論則不然。他們說：「關於醫藥和治療標準方面，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趕不上蘇聯」。真是荒謬絕論了。

看吧，戰時英，美軍隊的野戰醫院。其機構及衛生的完美，較諸永久性醫院，堪稱奇蹟。

在蘇聯的醫院裏，凡擺有病床——由六個至十四個不等——的地方，都叫做病房。故所謂「病房」者，隨地皆是。有時，簡直把病床擠在一起。使人無法通行其間。地板和牆壁都很污穢。燈光很暗淡，護士也很少。

在緊接着戰爭的那年，爲了醫院的情況很糟，蘇聯的衛生部次長便發表了一封致醫藥工作者的公開信。關於衛生的缺乏，醫護之疏忽，藥材之缺少及商戶和屋頂之失修，均加以斥責。

六個月以後，醫院之監督者便具呈報告，痛述工作人員的不力；關於這一點，真不愧為集權主義者典型的作風。讀者切勿忘記，那些醫院中的簡陋和骯髒，係依照西方人士的觀點而言，至於有些病人的眼光，却認為極端的華貴。同時，這些簡陋和骯髒，亦足以證明蘇聯政府的漠視民命。蘇聯的病人，只要有一張床布鋪在床上，就不會發牢騷。那管這張床布，幾週

來都沒得更換。在蘇聯人民的眼光裏，床布依然是一種奢侈品。

還有一個關於醫護方面的奇聞，足以反映出消費品的缺乏的，就是嬰孩日用品的供給方法。婦女們都可以榮膺一種優待券，爲購買尿布，餵奶瓶，橡皮頭，橡膠床布及其他的嬰孩用品。這種優待券，非至小兒出生以後不能使用。不然的話，那產婦會把這些供應品留作己用，假如她生下來的是死嬰的話，而且這些供應品就會變成徒然白費的。

衣服，傢具，廚房用具，鞋，鉛管設備的供給品，火爐及其他千百種用具的缺乏，又是蘇聯人民日常生活的一幕悲劇。配給制度最近廢止以後，際此盧布貶值之秋，人們都知道只花廿五個盧布就可以買到一雙膠套鞋。但是却沒有人知道，買鞋的手段是捷足先登的。

配給制度之廢止，並沒有解決食糧和消費品——迫切需要和供給不足的問題。

人民的毛氈，都是補綴過的。傢具是用一段一段的鐵線去修整過的。小孩子們沒有膠套鞋，在雪地裏發抖。郊外的情況較城裏的好些，因爲那裏有古式的棉衣，和毛氈製的靴鞋以禦嚴寒。在這物資缺乏的情況下，最痛苦的是工業的勞動階級。然而，使蘇聯工業增加生產的勞力，也是仰給於這個階級的人們。

今天是禮拜二，他們如何度日？

三

在市街裏還見不到一線曙光的時候，伊凡便起身了。那時，他的妻子，季塔，還正在睡着。他們倆是住在莫斯科阿爾巴特住宅區。她每天除抽出一部份時間到工廠去做工及回來整理家務外，還要花幾個鐘頭的時間，站在購買食物者的行列裏。在這些日子裏，她常常感到厭倦。

他有兩個兒子。室內雖有餘地，足以擺設第四張床鋪，但是在這嚴寒的春天裏，瓦西里和佐治（他二個兒子的名）却願意同床就寢。貼在窗上裂口處有些「真理報」報紙，却擋不住冷氣的侵入。伊凡曾向房屋委員會請求修理，然而却得不到任

何的反響。

在廚房裏——這廚房是伊凡的家庭和其他四個家庭公用的——伊凡和他的全事安得烈偶爾在一起用早點。他們各拿着一盅茶，響嚼着一些黑麵包和分享着一小片奶酪。

當伊凡和安得烈到達市街的時候，曙光已經映在灰白和悽清的雪上了。在市街的中心，一隊一隊拿着農具輪流工作的老婦已將街道上的雪掃光了。這裏和克里姆林宮相距不過五分鐘的路程，地面上除了印着附近居民的足跡外，却綿延不斷地鋪着雪。

伊凡很是幸運。當他從軍隊裏復員出來的時候，他帶了一對軍靴回來，還可以把它當作水鞋之用。他把褲腳捲在靴統裏。他那條又黑又笨重的工人褲是綴補過好幾處的，但是這並不算稀奇。在他的軍大衣的內邊，他穿着一件很舊的短棉衣，其次是破舊的內衣。因為肥皂不易獲得，故這件內衣雖經他的太太勤力洗滌，也還是一樣的骯髒。

在街道的一隅，他們等候着無軌電車。今日的莫斯科，公共汽車很少，而候車者的行列却很長。伊凡快要跳上交通車的時候，一面力推，一面頻頻地唱道：「當心，市民們，你在推着我了。」在車上他發現一個空位，且剛好坐在一位健談者的隔壁。這位健談者是工廠會計室的職員，也是一個共黨信徒，且常常談論政治。

伊凡很恭敬地傾聽他的談吐。但是所談的並不是奇聞，而是「美國正在北極建立空軍根據地」或「莫洛托夫的合理要求為外長會議所拒絕」。這些報導，伊凡在報章上已經見過的，在無線電的廣播中也聽過的。因此，他的外表雖好像在傾聽，但是他的心裏却在擔心着他的兒子瓦西里的咳嗽和他的妻子季塔的倦容。

在工廠裏所度的日子，依然如故。伊凡是一個工作小組的組長。這小組是負責裝置無線電機的刻度盤的。近來廠內的工作甚形缺乏，但是今日的情況似暫好轉。

上月份，伊凡小組裏的工作成績已超過了它的「標準」。這標準是五年計劃下廠方依其應負的責任內給它規定的。因此，該小組的工作人員在廠內的食堂裏得以加菜。本日除加上了白菜湯，通心粉和茶外，伊凡還多加了一些肉。這一餐，按廠方規定的價格，他付了九毛錢。

今天是一個紀念日，雖然在報上他已看過它的名稱，但是它究竟是什麼紀念日——陸軍紀念日呢？戰事紀念日呢？砲兵紀念日呢？還是海軍紀念日？他却忘記了。但無論如何，他都要跟着其他的組長們去聽莫斯科蘇維埃委員會派來的演說家高讀蘇維埃制度的光榮和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對它所有危險的演講。工作完畢以後，一直到天黑伊凡才能歸家。工作的時間雖只有八小時，但是爲了交通的不便，他每天約有十二個小時離開家庭。

在歸途中的交通車上，他閱讀一些報紙。但是那些報紙，如真理報及消息報等，關於國際新聞及理想的文章很少，而本地新聞則很多。

並不是所有蘇聯人民的生活都和伊凡的一樣，不過大多數都和他的相同。這是因爲計劃社會業已發展成標準社會而其標準却定得太低的緣故。假如伊凡和某些人比較，也可稱爲相當富有的人，因所他每月的收入約有八十五元，而他太太的約有四十元。

有一個較伊凡更上一層的階級，名曰「諾維巴里」，即新貴族的意思。這新貴族係由黨閥，海陸軍高級官員，治安警察的首領，工廠經理及技術人員，科學家，作家，藝術家和優伶等組成。他們的生活是很優裕的。

茲以M（簡寫的人名）君爲例。他是新貴族的一員，也是政府的官吏。因爲他是某機關的主要人物，所以在較新的大樓中他能取得一連三個房間爲其住宅。他的職位使他很光榮地在一員存貨豐富的商店裏從事貿易，並爲共同階級者囤積物資。他的住宅的設備，頗合西方的標準。此外，他還多買了一張桌子，一個很漂亮的碗櫥和一些盤碟。這些用具是從前他到西歐的時候帶回來的。雖不算得頂好，但較諸莫斯科買來的却好得多了。

在未來的幾年中，當真理報的主筆們呼籲人民作「更進一步的犧牲」時，將有一批「蘇聯的愛國人民」起來請願。而伊凡者便是主筆先生們的理想人物。可是，這位M先生却乘這些「犧牲」的機會，從中漁利。

M君曾設法積聚了許多盧布。貨幣的貶值也許把他將來的計劃都傾覆了。縱令如此，他或許還沒有做醫生的那麼倒霉。醫生們在醫務所的工作完畢以後，在家裏又私自地執行業務。在若干星期內，他曾每週賺得二萬五千元盧布。

凡在報上登載的或無線電廣播的一切訓令，伊凡都毫不驚愕地，毫無疑問地接受。時至今日，他仍深信「蘇聯打敗了德

國解放了全歐洲，然後移師東向，予日本以致命的打擊」。

前天晚上，他看過一部電影。該影片曾映出日本和蘇聯的將領在戰艦上簽訂和約，但是卻沒有說明那戰艦是美國的。同時也並未說明在美艦米蘇里號的聯合國代表中只有幾位是蘇聯的。假如將這事實告訴伊凡，他也許不會置信。

他只聽得人家說，他現在是在最自由和最文明的社會制度下過活着，而這種制度是人類的聰明迄今才發明的。其實伊凡是蘇聯國度裏的囚犯。他根本沒有標準來判斷這種宣傳。

伊凡根本沒有人民權利和進取的傳統信仰或背景。假如他想把自己的命運和別人的比較，那麼，它就只得和他父親或祖父的作一比較。他聽得人家說，他的父親和祖父是在苛刻的制度下工作，且為資本家和貴族所壓榨。因此，他現在雖然咆哮着物資的缺乏，可是還敢武斷他的生活比他的先人好得很多。

一位年高的老者也許會在工廠的俱樂部裏與人耳語地說：在沙皇的統治下，一個人最低限度還可以提出一些抗議。縱使因抗議而入獄。那麼，他的家人會照顧他，他的朋友也會援助他。

伊凡不去睬他。因為他，正如每一個其他的蘇聯人民，知道「他們」是常常傾聽着耳語的，而這位老者也許是「他們」一羣中的一員，故最好的辦法便是裝聾。

伊凡和他的太太都渴望着兒子們的生活會比他們的好些。今日的孩子們，假如他們的程度够高的話，便可以由學校出身成為工程師或醫生或律師。反之，他們就會被征入工人的後備隊裏。為父母的都想避免那種境遇。

近來，伊凡却在焦慮：是否他的兒子的成就到底不致使他們父子離散呢？

他有一位朋友是工廠的同事。這位朋友有一個很聰明的女兒。她在大學讀書時，化學成績很好。後來她轉入專科學校，研究食糧的製造。但是不幸得很，她將不得在莫斯科居留了。

大規模的麵包製造廠正在東部建築着。她已奉令派往該處工作。誠然，這是一個很好的職業，但伊凡却為她父母焦慮：他們是否能再見她呢？

伊凡的生活是卑賤的一種。但是歸根結底圍繞着生活的烏烟瘴氣並不是卑賤，缺乏，擠擁，飢餓，也不是政治制度固有

的保障的缺乏引起了工業改變的定期發作。其實是伊凡和季塔及成千萬的伊凡和季塔都沒有改造生活的方法。今天是禮拜三。這個警察國家怎樣活動？

四

雖然蘇聯的統治是如此的苛刻和暴戾，但在蘇維埃聯邦內，並無存在任何有組織的地下反抗的跡象。有時也有許多個人的反抗，不過很容易地就被平息了。蘇聯國家的機構中存在着許多雄厚的勢力，如政府最高當局發生某種騷動的事變時，則彼此互相對立。但民衆反抗的現象很少，其理由是基于國家的組織和其人民的心理。

她是一個警察的國家。使她支持在一起的力量便是 MVD（蘇聯內政部）的祕密警察。儘管共產黨如何地勸導和懇求，MVD 却老是把這架巨型而笨重的機器——在倒置的狀態。

在蘇聯的近代史裏，根本就找不着以和平手段改革政府的紀錄。最後一次的改革是在一九一七年。那時，統治了三百零四年的羅曼諾夫（Romanov）王朝已被傾覆了。布爾希維克黨，雖好像一顆由八百個微粒合成的雨點掉在蘇聯的海洋裏，可是自從那時攫取了政權以後，就一直把持到現在。

尼古拉（Nicholas）的俄國和史達林的蘇聯均有這些相同之點：崇拜有如半神的全國領袖、巨型的官僚政治，權力集中，統治範圍的廣大，極端重視海軍和陸軍，毫不猶疑的和嚴厲的採用武力和祕密警察。

一切的趨勢就是使蘇聯人民深信自由的氣氛目前使他們眼花撩亂的確是真正的自由。這種現象以蘇聯的選舉觀之，尤其真實。她的選舉制度對於共黨的政權是有用的。它供給一個緊張宣傳的機會及在政府中產生『信任票』以資對外宣傳，使國外的應聲蟲相信「蘇聯人民畢竟是全體擁護史達林的。」

蘇聯選舉制度的反映並不是民意，而是黨方引誘民衆投票的能力。共黨的提名者得票之多，簡直是無人能出其右。在這個二萬萬民衆的國度裏，共產黨員的人數只有五百萬強。但是，提名者却被認為黨派集團——無黨無派及共產黨的集團——